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语境视阈中克里普克指称理论的考察与反思

郭贵春¹, 刘伟伟²

(1.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在当代哲学中, 语境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背景和指称确定的关键性因素, 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克里普克从实在论立场出发维护指称概念的地位, 这从一个侧面为语境实在论探索意义与指称关系的科学解释提供了理论借鉴。因果历史理论包含了丰富的语用思想, 强调语用语境对于确定名称所指依据的重要性, 但它与语境论所倡导的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整体思维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同时, 在后现代语境论的视野中, 一方面, 因果历史理论未能完全超越规范语言学派的局限, 体现出绝对所指观的狭隘性; 另一方面, 他对于指称心理因素的重视又与后现代语境论主体心理意向的回归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和契合。

关键词: 因果指称; 语境; 后现代性; 实在论; 语用

中图分类号: B0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935(2007)04 - 0117 - 07

在 20 世纪后期分析哲学规范语言学派与自然语言学派各自争雄的时代背景下, 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独树一帜, 同时也广具争议。一方面, 它显示了规范语言学派在语义分析方法的指引下越来越趋于经院化和技术化的窘境, 另一方面, 它又坚持了实在论的立场, 兼顾了社会、主体、实践等语境因素在确定指称中的作用。这反映了分析哲学内部在指称问题上对自身立场和方法论的反思, 同时也孕育和召唤着新时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语境论的提出, 作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战略和规划, 为指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同时, 在后现代语境论视域中对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进行考察, 不仅有助于对因果历史指称理论本身进行准确定位, 而且能使我们语境基底上的指称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后现代蜕变具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一 意义与指称: 语境实在论辩护

克里普克对历史上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摹状词理论既不能作为专名的意义理论, 也不能作为专名的指称理论, 认为语言哲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区别用摹状词给出意义和用它确定指称, 表

明其作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区别”。^[1](P4) 克里普克认为, 专名只有意义没有指称, 进而对意义概念进行了消除, 批判了意义以及作为其不同形态表现的内涵等概念。他认为, 传统哲学同时承认意义的先天性和分析性, 并且认为正是在这种先天性和分析性的基础上, 意义是关于语词指称的必然真理, 也因而决定指称——摹状词理论所代表的正统的语言意义理论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克里普克则预设了意义问题的不存在, “须知, 按照现在的观点, 关于物种本质的发现并不构成意义变化, 这个发现的可能性是那个原始事业的组成部分”。^[1](P20) 现在的观点即指他对传统意义观的批判。传统的意义观认为, 对事物的新认识标志着相应语词的意义发生变化, 克里普克则否认这种意义的变化。因为如果承认这种意义及其变化, 那么按照摹状词理论所坚持的内涵决定外延说, 专名和通名就不能成为固定指示词了。总之, 克里普克认为, 同指称相分离的具有先天性和分析性的意义并不存在, 科学理论并不是意义的载体, 关于同一领域的科学理论的变化并不构成意义的变化, 他们只是致力于发现理论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

收稿日期: 2007 - 05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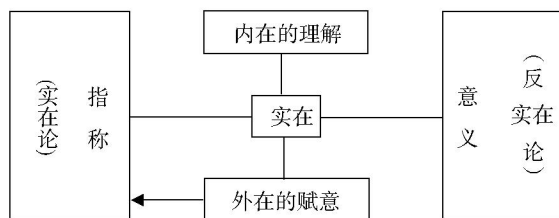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郭贵春(1952 -), 男, 山西沁县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刘伟伟(1982 -), 男, 山西吕梁人,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由上可见,克里普克从实在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意义概念是多余的,应予抛弃,他的指称理论不需要这个概念,强调“指称必须不失真的指代实实在在的实体”。^[1](P90)在克里普克的理论中,指称过程被看成成人给外物命名的自然过程,然而事实上,对事物的命名首先需要人们对外物的理解和认识,没有对外物的明晰和洞察,就无法凭空赋予外物和名称以意义,正如奥格登和理查兹所指出的,“词语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有所指称”,^[2](P36)因此将指称过程和命名过程等同起来是一种相当片面和表面化的做法。指称过程的实质是人们通过符号中介将自身对外物的理解归还给外物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内在的理解和外在的赋意。理解是形成关于外界对象的意义模型的过程,这是客体信息内化为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给外物输出意义过程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理解过程,没有对外物信息的内化,给外物赋予意义的过程便会成为无源之水 and 无本之木。赋意是内在的意义模型外化为符号的过程,是用符号表达意义的过程。指称的信息过程表现为一个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完整过程。由外到内,形成意义,这是指称能够突破语义屏障,指称和表达外物的关键环节。所谓由内向外的指称活动过程,首先是意义如何表达的过程,而不是关于外物如何表达的问题。在指称的活动模式中,由对客观实在的理解形成意义,再符号化赋予外物以意义。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达米特从反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对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进行了批判,主张抛弃指称概念。他认为,按照语言意义社会现时性的观点,语词的指称在历史演变中有可能中断、改变,企图保持指称的意向会失败——这就是说,因果链条有可能会中断,因此不具有决定意义。在达米特的反实在论看来,语言的意义包括指称取决于说话者变化着的知识,^[3](P17-18)而克里普克则强调,指称是由实在的实体及其可能性决定的,说话者只是在传播它,并且对指称来说是不失真的传播它。显然,克里普克与达米特的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

我们认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分别深刻广泛的对意义与指称这两个范畴进行了探究,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意义与指称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过程的两个方面,意义是指称的前提和基础,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形成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而指称作

为意义的外化,其形成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科学实在论正是在对传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反思的基础上才建立起了自己科学的指称论。



同时,正是如前所述,语境问题已经本质的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紧密联结,在理论判断与阐释的过程和环节中深入渗透。因此,作为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和统一基础上的语境论必然的与科学实在论产生了联姻关系,并逻辑地内化为科学实在论的一个有价值的前途和取向。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坚持实在论的立场,而语境实在论正是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长期斗争中,才成为了理论建构的必然选择。在语境实在论的视野中,意义、指称与语境有本质的关联,“意义必然本质地高于指称,而指称内在地要求意义的丰富性”。^[4](P227)意义的丰富性意味着不能在单纯的句法规范层面加以断定,而必须在某种整体语境框架中进行多重定义和选择,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而非绝对和永恒地予以确定。所谓整体的语境还包括了历史和社会的文化背景,正是这种背景对意义解释和应用构成了规范和约束。可见,语境实在论作为科学实在论的崭新方向,在意义和指称关系的认识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狭隘性,既承认意义与指称的共存性,又对二者的关系和地位具有新的认识,这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克里普克对历史上摹状词理论的“描述范式”批判的过程中,他对内涵决定外延的传统直指观进行了彻底否定,认为意义超越了直指,这一方面开拓了指称理论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站在语境实在论的立场上,我们说这种研究思维也正是实在论后现代转向过程中“意义大于指称”思想的某种体现和较好诠释。

二 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中的语境思想

纵观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指称理论的发展历程,语境观念是确定名称所指的关键因素,成为西方指称理论发展变迁的主线。语境的涵义是广泛的,既包括语法语境,也包括语用语境。然而,就名称所指

的确定来说,更重要的是语用和实践。克里普克强调语用和实践在确定名称所指中的重要性,这标志着指称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1. 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实现了由语法语境向语用语境的转变。在语境层面上,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实现了由语法语境向语用语境的转变,这一方面极大地超越了规范语言学派的狭隘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指称理论的发展方向。规范语言学派大都从语言与实在对应图景的观念出发,从语言内部探究语词的指称方式,这可以称之为语法语境,指称因而被看作是语言和实在在世界相关联的桥梁和纽带。如弗雷格从反对语义学中的心理学出发,在《算术基础》一文中提出他著名的语义学研究原则之一:“始终不要在孤立的语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询问语词的意义”。^[5]

克里普克对名称的语义和语用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语用更具根本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指示词的语义学所指,即由指示词的一般内涵决定的所指和说话者的指称,亦即由指示词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由说话者表达的特定内涵决定的所指之间既有一致的时候,也有相矛盾的情况。指示词的语义学所指表述了说话者一般的指称意向,而说话者的指称则表达了说话者的特殊意向。在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意向相一致,我们从指示词的词汇意义便可推知说话者的指称意图。但在特殊情况下,即这两种意图不一致时,我们就得结合特定的语境来推测说话者特定的指称意图,从而正确确定所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名称的语义涵义要服从语用涵义。克里普克认为,非固定指示词不起指称作用仅仅说明这类词语没有语义所指,但它并不表明说话人不能用它来指称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

此外,克里普克还特别强调了名称语义与语用的结合。他的说话者指称和语义学指称的思想,强调语词在语言中具有涵义和语词在某个特定场合的涵义二者的结合在确定语词指称中的必要性,使指称语用语境的研究步入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阶段。他说:“我们不妨遵循格赖斯的做法在说话者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使用的语词所意味的东西与说话者在那个场合说这些语词所意味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别。例如,一个窃贼对另一个窃贼说:‘警察就在附近。’其语词含意是清楚的:警察就在附近。可是说话者完全有可能意味着:‘我们来不及偷更多的东西了,让我们分头逃跑吧!’甚至在这个场合,这都不是

那些语词的意义,不过,这是说话者在这个场合说出那些语词时所意味的东西”。^[6](P490)关于语词在语言中所能具有的含意的是语义学上的概念;它是由我们语言中的约定给出的。语词在某个特定场合的含意,是由某个特定场合由这些约定连同说话者的意向,以及各种不同的语境特征所确定的。同时,说话者在某个特定场合说这些语词所意味的东西,是从说话者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意向,连同各种不同的一般原理中推导出来。

我们认为,克里普克关于指称的语用语境思想,明显受到了语言哲学历史上意义与指称功用论的影响。功用论者强调词语、词组乃至语句的意义跟话语的上下文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强调词语的意义在于使用,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中所完成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7](P320)克里普克则将语用语境加以贯通,在更为广阔的境域中赋予了指称的确定性,注重历史和社会的因素在刻画命名和指称中的重要性,把命名与传递活动看作是确定所指的依据。他认为,确定所指不是某个人在某一时期所能做的事情,而是集体成员在一段历史时期所共同完成的。与克里普克同样倡导因果历史论的普特南把日常语言中的词语比作需要许多人协做才能使用的工具,认为词的外延不是由个别讲话者心中的概念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在考虑名称的意义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来自世界的贡献和来自社会的贡献,他说,“克里普克和我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名称是社会的确定的……我们的词的外延是由集体的实践确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确定的,这种观点与17世纪以来看待意义的方式决然不同。”^[8](P461)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绝对连贯一致的传递语境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克里普克对语用语境的强调和重视是有意义的,它使指称理论由探求作为词项与所指对象之间的静态关系的指称转变为作为动态的、使用中的指称,正确揭示了指称是一个在语境基础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是指称主体的一个不断变迁的语用活动过程。

2. 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强调语用语境作为确定名称所指依据的重要性。“历史因果论”开辟了名称涵义与指称研究工作的新途径,它强调社会的、历史的语用行为在确定名称所指中的重要作用,跳出纯粹的语言圈子从人们使用语言的活动中去寻找确定名

称所指的依据,克服了“摹状词论”局限于对语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结构的逻辑分析,超越了传统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的狭隘性。一方面,克里普克否认名称涵义及其在确定所指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传统指称论者主张的涵义都是对对象偶有属性的呈现或刻画。另一方面,克里普克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角度出发,在可能世界的框架内界定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描绘确定所指的历史因果图画,绝对否认摹状词表达的语词涵义在命名仪式和传递链条上的确定作用,强调传递链条与命名仪式以及链条环节之间恰当的对接关系,以及直接决定名称所指的作用。克里普克说:“关于所指如何被决定的理论所给出的全部图画似乎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认为我们自己给出一些性质,单凭这些性质就会唯一辨别出一个对象,从而以这种方式决定我们的所指,这种想法看来是错误的。”^[11](P93)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指称问题的真正解决应当从社会成员相互交际这一事实出发,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确定指称不可能不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把确定所指看做是人类集体的一种语用活动。

我们认为,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充分意识到了语用语境对于确定名称所指的重要性,这种对语用的强调和重视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达米特在论述意义理论时也说:“我所关心的,不是从初始未经解释的话语的记录构造出指称理论的上行过程,而是从这种指称理论推导出使用此语言的使用的下行过程。”^[9](P153)在语用过程中,客观事物作为人们认识的对象,都是人们以某种思维方式对其真实或虚幻的反映。思维总是反映在某个特定语用语境中的对象,这样,特定的语境也就必定存在于人类的认识和思维中。人类在某种特定的语用语境中去认识对象,把握对象,进而指称对象。语用语境不同,认识和把握对象的方式不同,对对象的指称也就有所区别。因此,指称问题也必定在、也只能在语用语境中加以确定和解决,克里普克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事实上,这种对语用的重视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关于指称的语言游戏论中有着明确论述,他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用语境)”,^[10]“语言是活动,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1]维特根斯坦把指称作为意义的核心,而意义的关键又在于语用,他说:“语言是实体之镜”,^[12](P9)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即他在语言中的用法,这实际上是在意义上由先验走向后验,由强

调语法转向语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因果历史论仍然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语用活动决定论。它绝对地否定语法和词汇意义在指称确定中的作用,没有对在命名仪式以及传递链条中所形成的语用意义进行探讨。这种否认语词的语法词汇意义,单纯抽象的语用决定论在理论层面上过于粗陋和简单,与现代哲学的研究手段和方式也相去甚远。在具体的语言使用活动中,语词的使用必然产生多种多样的语用意义,否定语词的涵义而讨论指称语用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因果历史论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语言游戏说在这方面都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它的这一缺陷为语境论所克服,语境论既把确定名称所指看作是一种语言使用活动,又用名称涵义来解释名称所指的确定问题,将活动和涵义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在二者的结合对确定名称所指的必要性。“历史因果论”尽管将着眼点定位在语用语境上,但它强调这一语用语境诸环节绝对一致的对接,而“语境论”则与它不同,强调语言使用环境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体现了一种更为开放和科学的研究思维。

三 因果历史指称与后现代性批判

伴随着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强烈效应,后现代性成为语境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和合理趋势,由此导致了指称相对性的转化和主体意向性的回归。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语境论的扩张与哲学的后现代性走向并非截然分离,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理论实践中结合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因素,集合了语形语义语用分析的优势,为哲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的语境化是一般后现代走向在哲学活动中的具体化,或者说,正是由于语境论和后现代性在内在特征上的某种契合,才造就了语境论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语境论,二者共同为指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战略规划和方向指南。

1. 绝对所指观的狭隘性。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在名称指称确定观方面,未能完全超越规范语言学派的局限性,体现出一定的规范语言学派色彩。规范语言学家坚持只有具备确定性所指的语词才是有意义的语言实在观,由于他们主张语言与实在的同构性,反映在指称理论方面,即通过规范语言分析建立对象与语词之间的确定关联,追求一一对应的绝对指称目标。如弗雷格强调名称有所指是名称有涵义

的前提条件,他把有涵义而无所指的语词现象归咎于日常语言的不完善,主张用规范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使规范语言中的词项都有确定的所指。罗素将无确定所指的摹状词组视为命题的非真实成分,通过改写的方式从中消掉,使得在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中对于每一个个体有且仅有一个词与之对应。因果历史理论同样难脱窠臼,它和摹状词理论的研究轨迹一样,为追求绝对同一的指称目标而否认人们的经验和知识对确定名称所指的重要作用,企图通过建立一条与始端有同一所指的因果传递链条而确定恒定不变的名称所指。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认识和语用活动都具有相对性,在物质世界中,由于客观事物自身属性暴露的渐进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们永远无法正确认识一切可能世界的事物及其全部属性,因此因果历史指称理论所追求和羽翼的目标也永远无法实现。

就其本质来说,因果历史指称理论所体现的规范语言特征与其所使用的微观语义分析直接相关。语义分析作为早期分析哲学建立的一种有效工具,在指称理论的探索和推进中意义重大,但随着时代哲学背景的转向和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指称理论发展的需要。传统的狭隘语义分析必然产生对指称和经验意义的追求,导致语言与对象一分为二,截然对立的僵化世界图景。在分析哲学的理论实践中,哲学家囿于句法分析不能自拔,甚至忽略了哲学问题本身的重大意义。这种狭隘还原论的方法论认为理论和概念均可以通过语义分析还原为基本的经验命题,并通过经验观察加以确证,特别是它试图把科学理论的建构高度确定性的尝试,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抛弃。我们认为,语言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因此我们不能赋予它们唯一的属性。后现代语境论认为确定名称所指是一种人们使用语言的具体的指称活动,其中包含各种主客观因素,使得指称活动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我们只有在具体的指称活动中才能确定名称的真正所指,不存在所谓绝对恒定不变的所指对象。他们意识到了传统指称理论的错误在于,其主张只有具备确定性所指的语词才是有意义的语言实在观,将指称相对非确定性当作语言哲学发展的合理趋向,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赋予指称语词或实在以确定性。因此,摒弃绝对所指的语言实在观,建立后现代的语言实在观,成为后现代语义学建立的首要任务。指

称理论的后现代演变正是在后现代语言实在观确立的基本背景中才得以展开和发展。

总而言之,后现代语境论中绝对指称向相对指称的转变,使得在对象和语词之间建立一一对应世界的静态的、呆板的画面,转化为二者之间的动态的、多维指称图景。在指称实践中,人们不再拘泥于单纯语义分析,而是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语境中探求相对确定的名称所指,这标志着人们指称态度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使指称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时期。

2. 主体心理意向与指称的关联。在具体的指称活动中,指称主体的心理意向对指称确定具有重要意义,也自然的在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中得到了广泛扩张和深入体现。现象学派创始人布伦塔诺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布伦塔诺”命题:“意向性是精神的标志”。布伦塔诺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语言哲学指称理论所坚持的指称意向性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克里普克把社会群体的意向以历史因果链条连接起来,然而就指称确定来说还不充分,因为在其中每个环节主体意向的一致性是难以做到的,仅有外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完成对对象的命名,主体的心理意向在其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后现代语境论则注重指称活动的语境研究,而语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和范畴,它必然地涵盖了指称主体的意向因素和观念态度,这样就使得主体的心理因素在指称语境中的作用得以凸显。

首先,在最初的命名仪式上,克里普克认为名称指称的确定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实指确定,另一个是依靠摹状词确定。在实指命名中,我们认为没有与命名相联系的主体的心理意向,名称指称的确定就难以完成。另一方面,用摹状词确定对象依赖于人们已有的意向指称和知识背景,同时也离不开人们对摹状词的正确理解。例如启明星是“早晨天边出现的最早的那颗星星”,摹状词“早晨天边出现的最早的那颗星星”确定指称对象在前,命名“启明星”在后,也就是说,只有以主体意向和背景知识理解了摹状词,才能确定它的语义指称对象,而克里普克在这里恰恰忽视了主体的心理意向,这可以说是他指称理论的巨大缺陷,当然这种缺陷就其思想体系本身来说也是其历史局限性的反映和理论推导的必然结果。

其次,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名称的传递。克里普克的指称因果论认为,意义的确定包含了把讲话者对特定语词的选择,以及赋予它的特定指称联结起来的因果链条,我们认为,在这一链条的任何层次和阶段上,都存在对具有意向特性的事件的要求,因此传递的过程和环节必须建立在相应的语境中并伴随相应的心理意向。克里普克指出,名称指称传递的前提条件是名称的接受者必须具有和其他人使用这个名称同样的意图,但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和心理意向,个人就无法确定和理解名称,名称指称的转移更无从实现。

在指称的意向性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克里普克直接或间接地意识到了一般意向与特殊意向的区分和关系,他的语义学指称和说话者指称就涉及这方面的情形。他说:“在某种给定的个人言语中,一个指示词的语义所指是由说话者所具有的一种在使用该指示词时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一般意向所给出的。说话者所指则是由说话者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特殊意向所给出的。”^[11](P470)在他看来,如果说话者相信他在某个特定场合下所谈论的对象满足语义所指的条件,那么他就相信在他的一般意向和特殊意向之间没有矛盾。这种一致性出现于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简单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的特殊意向就是他的一般语义意向,即指称语义所指。例如,他把“琼斯”用作琼斯的名字,他确实想要用“琼斯”指称琼斯。另一种是复杂情况,即说话者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一般意向的特殊意向,但他相信,这两种意向是相同的。例如,他想要指称“在那边儿”的那个人,同时相信那个人确实是琼斯。在简单情况下,两种所指是相同的,在复杂情况下,两种所指可能会一致,也可能并非必须一致,如“在那边儿”的那个人可能是史密斯而不是琼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简单回顾和分析了克里普克对心理意向性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存在种种偏颇和失误,但是足以表明主体意向在指称活动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正是由于后现代语境观吸收和采纳了意向指称的思想,才使其理论本身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存在地位,才使得克里普克理论中“外在的指称关联与内在的意向关联统一起来”。^[14](P50)我们认为,这并非是向传统心理主义的复归——这里的心理意向只有在语言使用中,在语词指称对象的具体语境中才获得其合理的存在价值。

结语

在分析哲学的时代背景下,克里普克是在其语义学的理论背景下展开其指称理论研究的,具有一定的规范语言学派色彩,尤其是他借助于逻辑语义分析工具来界定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而建立科学的可能世界理论,从而为指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领域,体现了规范语言学派日益精细化和学院化的趋势。克里普克作为一名科学实在论者,超越了早期的朴素实在论所带来的狭隘性,他不只是在静态的句法规范结构中寻求指称,而是把命名看作事物获得其名称的必然过程,然而他的理论本身仍然预设了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同构性,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体现了强烈的二元论色彩,这是其历史局限所在。

客观地说,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所体现的哲学分析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某些途径也为语境论所认同和吸收。然而,这种传统的微观语义分析方法随着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已不能适应指称理论的发展需要,同时也与当代语境论所倡导的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整体思维存在较大差别。克里普克强调语用语境和主体意向的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向生活和常识的回归,它给分析哲学时代枯燥单调的学术风气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和影响。我们说,这代表了分析哲学内部理论学者对自身立场和地位的反思,同时也召唤着我们放弃狭隘的微观语义分析,走向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的后现代语境观,从而把指称理论的研究全面的推向下一个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 S.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0.
- [2] 车铭洲.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 [3] Dummett, Michael,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M]. London: Duckworth, 1978.
- [4] 郭贵春. 科学实在论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5] G. Frege. 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M]. Oxford, 1959.
- [6] A. P. 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 [M]. 牟博,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 [7] 涂纪亮.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M]. 北京:中国社

- 会科学出版社,1996.
- [8]H. Putma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 [9]达米特. 什么是意义理论? [A].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C]. 李连江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 [10]Wittgenstein,Philosophy Untersuchungen[M]. Basil Black well. 1953. chapter19.
- [11]Wittgenstein,Philosophy Untersuchungen[M]. Basil Black well. 1953. chapter23.
- [12]Wittgenstein's lectures in 1930 - 1932,Ed. by D.Lee, Roman and Littlefield, Totowa,1980.
- [13]S. A. Kripke. 说话者指称和语义学指称[A].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 [14]郭贵春. 论语境[J]. 哲学研究,1997(4).

The Study of Kripke's Reference Theory in the Context

GUO Gui - Chun¹, LIU Wei - Wei²

- (1.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philosophy, it is popular that context is regarded as a basic background of philosophical study and a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reference. Kripke sticks to the concept of reference from a position of realism,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ntextual realism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meaning and reference's relation. The causal historical theory contains abundant pragmatic ideas and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context in determining reference. It is different from context's integral thought, which advocates the combination of morphology,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ield of post-modern context, on the one hand, the causal historical theory cannot overpass the confinement of formal language and represents a narrowness of absolute re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referenc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ich has an internal correlation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turn of subject's psychological intention in post-modern context.

Key words: causal naming theory; context; pragmatic; realism; post modernity

(责任编辑 魏晓虹)